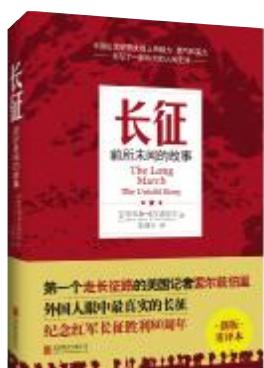




你既然认准一条路，
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。

精品连载



作者：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 [美]
译者：朱晓宇
定价：45元
出版时间：2015年4月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到了谷麻子村，萧华的工作队被数百拿着棍棒、枪支、石头、长矛和弓箭的彝人拦住了道。他们叫道：“给我钱！给我们买路钱！”

距那个5月的上午50年后，军中诗人萧华还能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。萧华带了一部分银元谨防彝族人讨要。他给了两百个银元。彝族人转眼就消失不见，但是很快又回来要更多的钱。看来钱解决不了问题。萧华让翻译（当地的汉族商人）向彝族人解释，红军只是要通道通过。“不能过！”彝族人喊道。一个高大的中年彝人骑着骡子走上前来。他是部落头人小叶丹的叔叔。萧华告诉他自己的头领刘伯承想和他的头人小叶丹谈谈，双方可以盟誓结为兄弟。萧华给了小叶丹叔叔一些步枪和一支手枪以示善意。

很快小叶丹在十几个人的簇拥下出现了。小叶丹高大、英俊，骑术上佳，跨着一匹精神抖擞的黑马。萧华也带着刘伯承走到他们面前。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戴着眼镜，身上带着战斗中留下的累累伤痕，态度和善。小叶丹在刘伯承面前跪下致谢。独眼将军把他扶了起来，向他发誓自己愿意与彝族人歃血为盟，结成兄弟，国民党被推翻以后，刘伯承会帮彝族人重新掌握自己的权利和利益。

一行人走到山间一个清澈见底的湖边，从里面舀出了两碗清冽的湖水。有人找来了一只全身遍布紫色、金色和红色羽毛的大公鸡，斩开了鸡喙，让新鲜的鸡血洒落在碗中。刘伯承与小叶丹和他的叔叔在碗前跪下。青天灼日之下刘伯承高举水

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

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征程”，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，也不是简单的胜利。在我们这个世纪中，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，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。

——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

碗发誓道：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刘伯承发誓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。”说完他举起碗一饮而尽。小叶丹和他的叔叔举起另一只碗说道：“如若不守此誓，我等同此鸡一样死于非命。”他们也将血水一口喝干。仪式结束了。盟誓已经结成。

晚上红军退回到汉人村庄宿营。早上小叶丹和一个彝人护卫同他们一起穿过了50公里的彝族区域到达前面的第一个汉人村落（那里的汉人仅仅因为小叶丹是彝族人就想杀了他）。共产党部队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尽力缓和汉人和彝人的矛盾。接着他们便继续前进，除了要应对高低起伏的地势和急行军带来的疲惫以外，一路上再没有遇到其他真正的困难。

5月24日天亮以前，他们到达大渡河边的山岭上。安顺场就是河岸上的一百多个小房子汇集的地方。战士们穿过茫茫雾气，看到了安顺场村庄里闪烁的几点灯光。

彭海清75岁，小小个子，因为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，脸盘不大，有些干瘦，下巴上飘着几缕胡须。虽然上了年纪，他对过彝族区的情景还记得犹新。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以后，彭海清离开了江西吉安老家穷困潦倒的父母和三个兄弟，到红军中寻找自己未来的命运。他参加了江西所有的大小战役，在长征中隶属于林彪的红一军团。他并不知道当时中央苏区的情况已经很糟糕，但是晚得在广昌有过惨烈的战斗。没有人告诉他正在进行长征，他只是跟着部队开拔向前，一路行军作战。问到他彝族人的时候，他缩回头，发出刺耳的“呜嘴——呜嘴——呜嘴——”的尖锐叫声。“二战”时帕特里克·杰伊·赫尔利到延安会见毛泽东，他从飞机上下来时也发出了印第安切罗基族人战斗时的吼叫，彭海清的声音和那一样，让人吓了一大跳。

彭海清说这就是彝族人，他们从山上“呜嘴——呜嘴——”地嘶喊着冲下来。他和自己的同志之前已经被仔细交代过，无论在何种情形

冬夜，想念我的炭火盆

重庆的冬天一早一晚格外冷，深夜加完班走到大街上，冷不丁一阵风来，冻得人直打摆子。

抬眼四望，也不像是冬天。头顶上是桂花树，脚边是万年青，都葱葱茏茏地绿着，如果不是风刮得人直缩脖子，这街景跟春秋没太多区别。街景虽然不萧条，但车少行人稀，路灯稀疏，白光更显清寒，这让深夜独行的我感觉有些凄凉。一阵一阵风吹得人头疼，于是也顾不得形象，把围巾顶在头上，裹得像个经不得风的老太太，加紧了脚步往家里赶。这时候，格外想沿着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回我的小时候，走回我那红通通的炭火盆旁边。

炭火盆多半是中间一个搪瓷的脸盆，外面一个四方的木架把盆架起来，方便搁脚，家乡管这样一个炭盆叫“圆楼”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，问了几回竟然没人知道。我家有两个“圆楼”打制得略微有点重，刷着红漆，据说是妈妈的陪嫁。一到“酿雪”天气，外面阴沉沉的，就得把它从床底“请”出来。把炭盆生起来是个苦差事，先得扔几块炭在别的地方引燃，再移到炭盆里，添上木炭，紧扇一阵才能烧旺起来，这时候烟味呛人，还得留神别把炭盆里陈年的炭灰扇起来，有风的天气可以端到室外，让北风一刮，很快把一盆火吹得通红；或者就在炭盆里点燃刨花木柴引燃木炭。生炭盆免不了烟熏火燎，但我是乐意干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有一种欢喜的感觉。

炭火终于烧得旺旺的，猫也过来找到合适的地方蜷下了。老家冬天太冷，猫总是往火盆跟前凑，只要留神看这些家

猫，它们的胡子不是烧焦了就是烤卷了，真替它们担心溜进钻洞时的猫身安全。老人一般选炭盆边的角落里坐着，由于屋内烧着炭盆，也不能把门关得过于严实，所以他们仍然觉得风嘎嘎的，很冷。小时候我爱跑进跑出，奶奶总骂我不长后手不关门，那时候我穿棉袄还爱拉拉链，觉得拉上显胖，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冷成这样，直到如今的冬天，风一吹，赶紧把自己裹得严严的，这才恨不得回到小时候，替她把门再关一关。

炭盆边少不得一样东西就是火钳，火快熄了翻一翻，没炭了添一添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盆里烤土豆和红薯要用它。我老家不产好红薯，多半卧土豆，有时候是刚生火的时候就理在灰堆下面的，有时候心

急，时常去翻动，大人们便夺下火钳来，把土豆压进灰里，少不了训几句没耐性。后来干脆快忘的时候，灰堆下传来一点点放气似的轻响，这才记起，赶紧扒出来，拿刨子一刮，土豆已经烤得金黄，外焦里沙，如果我这时候手上能有一个，给我一盆鸡腿也不换。

炭盆里有时候煨着菜钵子，汤噗噗推着半盖着的盖子，空气中混着一股好闻的味道。这时候最妙的是窗外雪正下着。天寒地冻，有这一盆红炭火对抗足矣，于是掏出一本书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一遍，兜里揣一把瓜子，闲闲地嗑一阵。

我现在想回去的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吧。深夜天寒地冻孤身一人走在大街上更是格外想。

袁晓玲 ● 真水无香

傲气

那年，单位分来两个大学生，小A和小B。当时在物资企业，大家普遍没有学历，单位进了大学生，还是比较稀罕的事。小A情商高，迅速融入工人的圈子。与他们称兄道弟，勾肩搭背，一起坐在树荫底下打趣过往的女同事，一起喝酒打麻将，有声有色。那香烟在嘴角斜斜地插着，俏皮伶俐地抖。

小B落了单，但他仿佛没有被集体接受的意愿，闲下来就弄一本英语书看。在我们这种单位，我看一会儿《围城》，都被人视作奇葩。小B天天这样不知所以地“用功”，就被看成一个笑话。如果相安无事也就罢了，但大家很不喜欢小B，不愿意就此放过他。

“嗨，哥们儿，跟男人们坐下来，歇会儿！嗨，哥们儿，在财务那摆那些娘们儿待久了，不会也变成娘们儿了吧！”

工人虽是性格粗放，但显然不是善意。小B大多时候敷衍着笑笑，有时低着头过去，好像这话跟他没什么关系。

小B太骄傲了，他不肯面对现实。用某人的话说，“傲，有什么可做的，现在大家都一样了，工资比我还少二十多块呢！”

说心里话，当时我也是比较喜欢小A的。

这种类型的骄傲，我堂哥也有。

人家小B怎么说也是大学生，我堂哥啥都没有，他也傲。

我堂哥，小个子，勉强够得上征兵身高的下限，其貌不扬。家庭条件不好，送他去当兵，只能算是解决一份口粮。身边有那么多的“二代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轮不到他傲气。但他就是不扎堆，不去招谁的大腿，只是训练起来比较刻苦。他是坦克兵，那年我大伯去探亲，他陪着吃了午饭，趁我大伯午睡，还顶着炎炎烈日去练习了一场。

因为这个性格，他吃了不少人际关系的苦头。

后来物资单位大多解散，小A下了岗，如今到处打工。小B在单位解散之前考取了天津某高校的研究生，现在是省师大的教授，他脸上那若有若无的傲气劲儿，跟他的身份，终于配了。

我堂哥在一首次全师大比武中，得了第一名，为自己赢得了考军校的资格，现在肩膀上一串星星月亮。

我们从小被教育——不要骄傲。

其实，有一种骄傲，是人对自身有某种价值的确信。它跟虚荣不同。虚荣是希望别人误会自己有某方面的价值。或者，那是一种有武功的人胸中氤氲的那口真气。初始，更像桃谷六仙灌入令狐冲体内的那几股，不能驾驭，不免于温顺。一旦调剂舒齐，立即威力大作。没有法子，即使被骂太傲，他们也不肯好心地无视自己的价值，最终泯然众人。

我暗自思省过：他们当时那种情绪，真的叫做傲吗？

古人有诗云：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。

人家眼睛里全是远方，心思不在当下的那点口角便宣罢了。

套用当下一句网络上的话：你看谁都傲气，你有那么差吗？

粮。身边有那么多的“二代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轮不到他傲气。但他就是不扎堆，不去招谁的大腿，只是训练

起来比较刻苦。他是坦克兵，那年我大伯去探亲，他陪着吃了午饭，趁我大伯午睡，还顶着炎炎烈日去练习了一场。

因为这个性格，他吃了不少人际

关系的苦头。

后来物资单位大多解散，小A下了岗，如今到处打工。小B在单位解散之前考取了天津某高校的研究生，现在是省师大的教授，他脸上那若有若无的傲气劲儿，跟他的身份，终于配了。

我堂哥在一首次全师大比武中，得了第一名，为自己赢得了考军校的资格，现在肩膀上一串星星月亮。

我们从小被教育——不要骄傲。

其实，有一种骄傲，是人对自身有某种价值的确信。它跟虚荣不同。虚荣是希望别人误会自己有某方面的价值。或者，那是一种有武功的人胸中氤氲的那口真气。初始，更像桃谷六仙灌入令狐冲体内的那几股，不能驾驭，不免于温顺。一旦调剂舒齐，立即威力大作。没有法子，即使被骂太傲，他们也不肯好心地无视自己的价值，最终泯然众人。

我暗自思省过：他们当时那种情

绪，真的叫做傲吗？

古人有诗云：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。

人家眼睛里全是远方，心思不在

当下的那点口角便宣罢了。

套用当下一句网络上的话：你看

谁都傲气，你有那么差吗？

从生活表象走进心灵
与变革脉动产生共鸣

四鳃鲈鱼

天底下吃的东西，大概越怪就越稀有，越稀有就越珍贵。鲈鱼长得与众不同，杨万里有两句诗描述得好：“白质黑章三四点，细鳞巨口一双鲜”。其习性怪异，尤喜于河流湍急处盘桓，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。

鲁迅年轻时写过一篇《漫记杂记》，其中一则记道：“生鲈鱼与新粳米煮熟，鱼须研小方块，去骨，加秋油，谓之鲈鱼饭。味甚鲜美，名极雅饬，可入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”鲁迅不擅长烹调，他录下这段菜单谱，或许是想将这种吃鲈鱼的方法分享吧。

鲈鱼如此，四鳃鲈鱼便愈加珍奇。其实也并非真的长了四个鳃，不过是两个鳃盖上各多了一个深深的褶皱，看似四腮而已，却因此比其它鲈鱼更加稀罕。

四鳃鲈鱼要算上海松江的最有名。范成大有诗云：“细捣蠔壳卖脍鱼，西风吹上四腮鲈。雪松酥腻千丝缕，除却松江到处无。”松江，即吴淞江。四鳃鲈鱼生活在近岸浅海，属洄游型鱼种，一般在海水里产卵，幼鱼回游至河流里生长发育。

然而，四鳃鲈鱼却非松江所独有，苏北响水灌河入海口也有这样的地理环境，因此也产四鳃鲈鱼，而且比之松江出产的更大更肥。但这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，鲈鱼，特别是四鳃鲈鱼已越来越少。

鲈鱼味美，关于鲈鱼的许多传说也是脍炙人口。清朝末年，有一天两江总督张之洞微服私访到松江一带，恰逢一大户人家办喜事，并请到了松江知府。张之洞爱凑热闹，便包了一份人情钱，自称是主人家世交，管事的不明底细，见他气度不凡，就安排在主桌。入席时，张之洞不待主人开口，先在主宾位子上落座。松江知府与他素未谋面，心里大大不快，却也不好发作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知府指着桌上的一盘鲈鱼，出了一句上联：“鲈鱼

四腮，独占松江一府。”言语之间颇有些盛气凌人。张之洞不假思索，随口答道：“螃蟹八足，横行天下九州。”知府听了，觉得此人决非平常之辈，便下位请教，方知这位竟是两江总督，连忙躬身赔罪。

人分三六九等，鱼也有高低贵贱。鲈鱼向来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鱼之一，至于哪四大名鱼，除了鲈鱼，其余三种尚有争议，说法不一。一说为松江鲈鱼、太湖银鱼、黄河鲤鱼和长江鲥鱼。鲈鱼肉质细白而肥嫩，为普通鱼类所不及。古人有一种吃鲈鱼的方法是生吃，叫做“鲈鱼脍”。汪曾祺先生对切脍做过研究和绍介，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将鲜活的鱼肉切得极薄，蘸调料即食。范成大诗中的“鱠”，即是以葱姜蒜韭之类的碎末制成的调料。

《松江府志》记载：“作鲈鱼鲙，须八九月霜降之时，起鲈鱼浸渍讫，布裹沥水令尽，散置盘内，取香橙花叶相间。细切和脍，拨令调匀，并要配香菰，不仅味佳，而且色美。”这种吃法如今或已失传，只留下“鲈鱼堪脍”的典故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这个典故在《世说新语》里有记载，说的是西晋时，苏州有个名士叫张翰。张翰文章写得好，却不拘小节。会稽人贺循去洛阳上任，途经苏州阊门时，在船上弹琴。张翰虽不识贺循，却为其琴声所吸引，就过去攀谈，彼此很投机。言谈中听贺循说将去洛阳，张翰便称自己正好要到那里谋事，当即一同乘船去了，连家里人也不告知一声。

张翰到了洛阳，在齐王手下做事，官卑职小，不能一展抱负。适逢乱世，张翰预感齐王前景不妙，便起了归隐山林之意。那年秋天，张翰看到满城秋风，落叶飘零，忽然想起故乡苏州的莼菜羹和鲈鱼脍，立刻决定辞官返乡。不久齐王谋反被诛，而张翰则幸免于难。吃鲈鱼的时候，想着张翰的故事，定会更觉有滋有味。

图说
我们的价值观

富强民主文明和谐
自由平等公正法治
爱国敬业诚信友善

孝 感天地 春 万物

舞阳 任明兆作

津津网
www.tjjn.com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网络电视台

